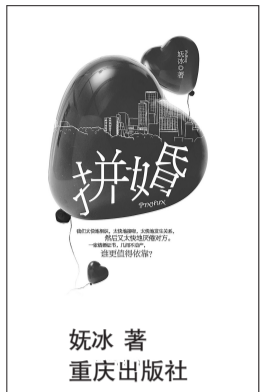


都市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希晓打车直奔向医院

“岳总是怎么知道的?”希晓一怔,强制压住惊讶。“你愁眉苦脸地端着预算本算了一天了,傻子也能看出来你有什么难处。”岳潼轻笑,“说吧,是超了还是少了?”“这好像和您没什么关系。”因市场部是按照各业绩量分算奖金,因此就算是同一个公司,各分筹项目部也有着自己的保密原则。所以此时岳潼的笑容,突然就有了些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味道。“是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岳潼了然一笑,漫不经心地翻开手中的资料夹,“可是颜策划,预算作为这个策划案最新增加的一部分,是姚总最重视的内容。如果你这点通不过,那在会上立下的军令状可就……”



眼前的岳潼显然有挑衅的意味,希晓勾起唇角:“那您的意思是……”“瞧你那样子。”看她那副临场警惕的样子,岳潼反而软下声音,仿佛刚才的谈话只是一场逗弄。他走到她身边,颇有些义气地轻拍她的肩膀,“颜策划,你是不是曾被人拐卖过,警惕心这么强盛?”“我没有想窃取你们信息的意思,只是想要提醒你一下,你的预算数据,是不是比开发商所报上来的要求数据多出一些?”尽管仍在纳闷他的未卜先知,颜希晓还是点头:“相反,预算数据要比开发商数据少几个百分点。”“少?”“对。”

岳潼突然拧眉,仿若思索地转过头去,就在他“啊”的一声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,门外突然响起“李副总好”的问候声。颜希晓身子一僵,回眸便看到李子睿的脸。他只是极快地看了她一眼,然后便看岳潼微笑:“岳副总,孙总让我们俩过去商量点事儿。”

颜希晓原以为李子睿所说的事情只是看她与岳潼在一起的托词,后来才知道,所谓的事情,对于他来说竟是生死攸关。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,李子睿终于由人们眼中的千年老二,爬到了如今的市场总监位置,只不过前面还扣了个帽子,代理市场总监。

代理市场总监的意思就是,若是在两个月内不犯严重错误,就可以变代为了正了。

消息传来,市场部一片轰动。与市场部同时澎湃的,还有希晓所在的策划部。众同事纷纷过来祝贺,大赞希晓家的男人有出息。而希晓则强扯着嘴角迎合夸奖,虚应着运气好领导看得起之类的客气话。眼睛不自觉地看向市场部,正好看见李子睿与岳潼并肩走来。

李子睿托着个咖啡杯,大概是和岳潼说着什么,唇弧勾起浅然笑意,走至洗手间那儿,岳潼笑着拐了进去。希晓原以为李子睿也会进去,却没料到他竟然径直向自己走来。随着两人距离的渐近,黑咖啡飘向鼻尖的一瞬间,希晓再次感到恶心,迅速反身拿起杯子猛喝了口水,才渐渐觉得好受了些。

耳边响起周围同事对李子睿连绵不绝的恭维声,希晓原以为他是特意随和策划部的同事。却感觉手腕一疼,她竟被他拉了起来。不顾所有同事的侧目,李子睿低头看她:“希晓,今天的事儿算是我错了。”

声音虽然放得很低,但是在蓦然安静的环境中还是显得尤为刺耳。希晓一愣,只能茫然地看着他深邃的瞳眸。直到同事们有意隐忍的暧昧低笑声在周围弥漫散开,她这才慌忙别过头去,嗔道:“去去去,有什么可笑的?”

这样一副姿态,在众人眼里显然有了小女人撒娇的意味。同事们的目光越发别有深意起来,林然甚至还不知死活地凑到她的耳边:“颜姐,快原谅姐夫吧。你要是再不依不饶下去,估计全公司人都不答应。”

颜希晓愤愤地瞪了她一眼,看她嬉皮笑脸地转身工作这才回头,正撞入李子睿澄澈深幽的眼睛。他的唇角似勾非勾,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对妻子应有的亲昵与怜爱。想起刚才同事们钦羡暧昧的眼光,颜希晓在瞬间明白一切。她浅哼一声,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“好”,自他身边向洗手间走去。

自从婚后,两人一般都是一起去吃午饭,可是今天,李子睿突然接到客户电话,临时决定出去应酬。

希晓原本打算在公司餐厅吃些便餐,但经历了早上的风波,实在是受不了同事们对李子睿逢迎的恭维和对她别有深意的目光。另外心中一直惦记着怀孕的事儿,看时间还早,希晓打车直奔向医院。

事情已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不论如何,这个孩子如果留下只能牵绊她的手脚。想到这里,希晓不自觉摸摸手腕的细痕,虽然时间过了很久,现在却仍有凸起的痕迹,恍惚中,记忆又回到了那一日,她试图用割腕的方式断绝生命,到头来却只是告别了一段爱情。

流掉孩子的意愿是如此迫切,颜希晓到了医院,便直问导医流产手术怎么进行。大概鲜少见女孩如她这般直接的样子,导医一愣,呆了两秒钟才带她到了妇科。(全文完,本报有删节)从下周起,本报开始连载《奴奴,新妈上岗记》,敬请关注。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村民们对修路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

粟明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侯卫东,心道:“这小子倒有些魄力,敢作敢为。”可是嘴上却没有放过侯卫东,严厉地道:“侯卫东,你竟然去挖林场的公路,胆子还真不小,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?”

侯卫东很无辜道:“这不是工作组的行为,小公路所占的地是哪家兄弟的。林场没有任何手续,他们是争取自己的权利。”

正说着,院外吉普车响了起来,郭光辉和杨秉章就走了进来。粟明也故意装傻,道:“老郭,刚才我问了秦书记和工作组,他们不知道村民挖路的事情。”

郭光辉向林业局汇报村民闹事之事,林业局感到了事情的棘手,紧急开了党组会,又听了欧阳老场长的意见,分管局长被一把手曾局长批评了一顿。

经协商,镇里与林场达成协议:林场允许上青林公路穿过林场土地,而小公路要扩宽三米,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,林场无偿使用。

得知了这个协议,侯卫东心头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侯卫东忙于修路大计,经常吃住在村民家里。村民们对修路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,这位“修路的疯子”得到了村民的善待。“侯疯子”的名字也取代了侯卫东,在大家口中传开了。

10月3日早上,侯卫东正要出门。高长江把他叫住,道:“老弟,你到工作组也有些时间了,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到镇里去。”侯卫东手里拿着图纸,道:“没有时间,工地上事情多得很。”

高长江语重心长地道:“老弟,你在山上做这么多的事情,不到镇里去汇报,镇里没有人知道,你做得再好也是白费力气。”

重温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困境;与市长女儿的情感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英却生死相隔……

大地猛烈地颤动起来

文秀和何刚结了婚,正在火车站等待检票。他们旅行结婚的第一站是北戴河。有一种声音在寂静的深处悠然而来,越来越近,越来越大,就像沉闷的雷声由千里之外滚滚而来。瞬息之间来到头顶,就像有无数辆火车同时开来,恐怖的声音把城市的寂静撕成碎片,纷纷而下。

地震台的预报室里,红玉不经意地问:“什么声音,不像雷声啊。”浓黑的天空出现光芒,赤橙黄绿青蓝紫,各种色彩混在一起,搅在一起,如惨烈的厮杀。光芒把浓重的夜色撕碎,扯烂,吞没。

周海光站在马路上,脚下突然发出难以形容的巨大声音,如被囚禁的魔鬼挣脱镣铐。一阵黑色的旋风由大地深处冲出,直向天庭。黑色的旋风把一切光线都吞没了,天地之间又是一片黑暗,如洪荒以前,混沌未开时。旋风之后,是一片惨烈的蓝光,蓝光把天地映成魔鬼的脸色。蓝光逝去,在瞬间的黑暗中,大地猛烈颤动起来。

千百面玻璃一齐爆裂,亮晶晶的碎片飞向夜空又纷纷落下,如流星雨。流星雨笼罩整个城市。大地犹如在海上漂浮,在大海的怒涛中起伏颠簸,大地成为一只没有帆樯的小船。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炽热的气体乱窜,无数井盖在剧烈的爆炸声中飞向天空,落下,在马路上乱滚。

周海光躲避着爆炸和从天而落的井盖,他倒在地上,在地上颠簸,一根电杆砸下来,躲过,又一根电杆倒下,又躲过。震波出现了,大地的身躯如水波一般柔软起伏,如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涌动,所到之处,无数高楼颓然垮下。唐山地震台的预报室里,超凡紧抓住桌子站立。马骏站立不稳,被甩到一边。超凡大声喊:“震级……七级以上。”马骏翻身,趴在在地上,记录。

唐山在颤抖。所有的建筑都在一瞬间倒塌。有冲天大火和此起彼伏的爆炸。当震动止息,唐山只有浓浓的烟尘,唐山在一片浓浓的烟尘中消失了。

周海光站立起来,站在马路上,站在一片烟尘之中。什么也看不见。烟尘渐散,眼前一片废墟,他呆了。

最早出现的是几个幸存者,呆呆地站立于废墟之上,赤裸,浑身灰土,流着血,呆呆地看着陌生的家园。

几处火光的映照下,家园一片死寂。接着,是由废墟的下面发出的呼救声,呻吟声,哭声。各种声音搅到一起,驱走死寂。

国家地震总局,张勇赶到机关,赶到机关就问:“震中确定没有?”“还没有。”魏平答:“他妈的,震中到底在哪儿?打电话一个一个给我联系。”这位战争年代的将军,骂了街。“已经派人联系了。”魏平说:“马上派四部车,分四路,在方圆200里内给我找。”张勇急得在地上来回走,一边走一边下达命令:“是。”魏平跑了出去。

一块水泥板被顶起来,一只手伸出来,扒碎石,头钻出来。向国华由废墟下面爬出来,站立于废墟之上。

眼前空旷,一切遮挡都没有了。远处,有火光。近处,一片呼救的声音。几个人默默地抬着三具尸体,放在他身边,又默默地走开,仍去抬尸体。刚由废墟下面被扒出的人们,拖着伤残的身躯,走下废墟。

他的腿一软,跪下,看着眼前的尸体和横七竖八的楼板,流泪。他流着泪又站起来,摇晃着身子,走下废墟。

“老向……老向……是你吗?”有人喊他,扭头,一个男人朝他跑,近了,是梁恒,只穿一条短裤,脸上淌着血。“你是……”向国华疑惑。“我是梁恒,梁恒啊。”梁恒跑近,拉住他,大哭。边哭边问:“老向,你还活着,伤着了吗?”“我还好,你的伤重吗?”向国华声音沉重。“我不要紧,老向,唐山平了,很多人还压在下边,我们现在怎么办呢?”“眼下当务之急,要尽快把全市人民组织起来,开展自救互救,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,赶快派部队来。”向国华和梁恒边说边走,向前走。



东贷款一万元,而自己并不知道,就用眼光瞟了粟明一眼。

粟明眼观六路,将秦飞跃的眼神看得清楚,解释道:“侯卫东在家里借五千元,只拿到了独石村那一段图纸。尖山和望日就不愿意动工,我看这不是办法,和黄永革商量以后,让侯卫东以私人名义从基金会贷一万元,算是预付款,这事还没有来得及给秦镇报告。”

“什么叫做以私人名义贷的款,修公路的钱最后还是要由财政解决。”

粟明笑道:“秦镇,我这可是按照你的观点办事,放水养鱼,必须先把塘子筑起。上青林资源丰富,修路就等于筑堤,堤坝筑好了,才能更好更多地放水。”

秦飞跃一边摸牌,一边道:“修路上青林七千人民共同心愿,可以作为青林镇政府1993年的民心工程上报县政府,马县长正在提倡全县办交通,说不定还可以争取到资金。”他对站在一边的侯卫东道:“这小子不错,很有想法,又有干劲,是个做事的料。”

下山一次,侯卫东和一个镇长和两个副镇长吃了饭,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。等到秦飞跃等人去上班,他高高兴兴地返回上青林。

走到小院,杨新春站在邮政代办点门口,道:“侯大学,张小佳打电话过来,说是星期六下午她要上山来。”

侯卫东没有掩饰他的喜悦,闻言一跳八丈高。



炸声中飞向天空,落下,在马路上乱滚。周海光躲避着爆炸和从天而落的井盖,他倒在地上,在地上颠簸,一根电杆砸下来,躲过,又一根电杆倒下,又躲过。震波出现了,大地的身躯如水波一般柔软起伏,如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涌动,所到之处,无数高楼颓然垮下。唐山地震台的预报室里,超凡紧抓住桌子站立。马骏站立不稳,被甩到一边。超凡大声喊:“震级……七级以上。”马骏翻身,趴在在地上,记录。

唐山在颤抖。所有的建筑都在一瞬间倒塌。有冲天大火和此起彼伏的爆炸。当震动止息,唐山只有浓浓的烟尘,唐山在一片浓浓的烟尘中消失了。

周海光站立起来,站在马路上,站在一片烟尘之中。什么也看不见。烟尘渐散,眼前一片废墟,他呆了。

最早出现的是几个幸存者,呆呆地站立于废墟之上,赤裸,浑身灰土,流着血,呆呆地看着陌生的家园。

几处火光的映照下,家园一片死寂。接着,是由废墟的下面发出的呼救声,呻吟声,哭声。各种声音搅到一起,驱走死寂。

国家地震总局,张勇赶到机关,赶到机关就问:“震中确定没有?”“还没有。”魏平答:“他妈的,震中到底在哪儿?打电话一个一个给我联系。”这位战争年代的将军,骂了街。“已经派人联系了。”魏平说:“马上派四部车,分四路,在方圆200里内给我找。”张勇急得在地上来回走,一边走一边下达命令:“是。”魏平跑了出去。

一块水泥板被顶起来,一只手伸出来,扒碎石,头钻出来。向国华由废墟下面爬出来,站立于废墟之上。

眼前空旷,一切遮挡都没有了。远处,有火光。近处,一片呼救的声音。几个人默默地抬着三具尸体,放在他身边,又默默地走开,仍去抬尸体。刚由废墟下面被扒出的人们,拖着伤残的身躯,走下废墟。

他的腿一软,跪下,看着眼前的尸体和横七竖八的楼板,流泪。他流着泪又站起来,摇晃着身子,走下废墟。

“老向……老向……是你吗?”有人喊他,扭头,一个男人朝他跑,近了,是梁恒,只穿一条短裤,脸上淌着血。“你是……”向国华疑惑。“我是梁恒,梁恒啊。”梁恒跑近,拉住他,大哭。边哭边问:“老向,你还活着,伤着了吗?”“我还好,你的伤重吗?”向国华声音沉重。“我不要紧,老向,唐山平了,很多人还压在下边,我们现在怎么办呢?”“眼下当务之急,要尽快把全市人民组织起来,开展自救互救,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,赶快派部队来。”向国华和梁恒边说边走,向前走。

郭朝东推开身上压的杂物,想站起来,头碰到楼板上。只能爬,他向前爬,听到郭朝辉的声音:“爸……妈……刘慧……哥……”郭朝东向声音爬,爬到跟前,郭朝辉被交错的楼板压着,不能动,郭朝东看着,也束手无策。他抱住郭朝辉:“朝辉,朝辉,是地震了,是地震了……”“爸妈呢?刘慧怎么样了?”郭朝辉的声音很微弱。郭朝东惊悚地向四周看,看到两条人腿露在碎楼板外面。他的声音颤抖:“我也不知,我去看看。”他放下郭朝辉往前爬,边爬边喊着,边扒,看到了爸妈,只是两个血肉模糊的头像。

一阵余震袭来,废墟下面也在摇晃,交错的楼板重新错位。

郭朝辉的声音也听不到了,身子也看不到了,身边一片漆黑。郭朝东向着前边有一点光亮的地方爬去。